

姜鸣

随笔

让老城镇更加舒适宁静



出宽边，呈现出特有的地域风情。房舍的门扇和窗户遮阳板照例是湖蓝色的，绚烂夺目。而从山坡上鸟瞰，鳞次栉比的屋顶，都是红色筒瓦，与远处的绿色原野相映成趣。

小镇里有数座教堂。其中圣彼得教堂改成了书店，从大堂、祭坛到唱诗班的二楼，随处都堆满层层叠叠的新书。我在祭坛前的桌旁坐下，轻轻翻阅着两卷本中葡文对照《论语》，和当地出版社刊印的双语诗集《里斯本诗人》，开篇就是卡蒙斯的十四行诗：“爱情是燃烧却看不见的火焰 / 是疼着却觉不到的伤口 / 是无法让人满足的快乐 / 是不疼的痛却令人疯癫。”

味”，但我觉得是不妥的。你可以展示古代的建筑，但不必展示落后的生活方式。如果当地百姓至今舍不得使用自来水，开发公司就应当为他们提供补贴。中国的古镇旅游开发已有三十多年了，不能只是继续出售原始落后。能否对生活景观区域内的原住民更好点，让他们拥有舒适的生活状态，更干净的家庭环境，分享景区收费带来的红利？我注意到外国历史名城有两个共同特点，一是老百姓私宅是紧闭的，从不向游人开放，更遑论看到他们洗衣吃饭；二是老房子主体结构上用了年岁，但窗户全都换成塑钢双层玻璃，既保温又美观，并不固守“修旧如旧”的说法。住在老宅内的居民，生活是现代的，厨房、卫生间、起居室的装修，城市乡村，没有太大的差距。

当然，我也希望对游客更好些，其实门票不是唯一的问题，关键是让景点更安静，让气氛更休闲，让商业更融洽。去年年底，我到云南腾冲，专程第三次游览了“下关树”，这个未经开发的处女地，竟有“一官、二寺、五宗祠”，其中文昌宫，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在大人巷的老宅拜访，在巷口的遮阳棚下品尝汤粉，老牛从身边慢慢走过，映水寺在小河对岸遥遥相望。如此世外桃源，令我想起奥比多斯，想起意大利的卢卡，想起德国的罗腾堡。这些年，走出国门，看过世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，为什么，我们自己古老的家园却每每要经营成闹哄哄的大商场呢？我不相信外国的小城镇在中世纪就是这样优雅，肯定也有精心而不露痕迹的更新和改造吧，这可是个大学问。

英国广告人彼得·梅尔带着妻子和爱犬隐居到法国南部后写的《乡居岁月》《恋恋山城》，二十多年前曾经风行一时。彼得·梅尔写道：“听说法国政府准备把普罗旺斯建成欧洲的加利福尼亚，我希望这不是真的。如果这样，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时髦人士，在这里大兴土木，建造游泳池，铺网球场，身穿款式高档的运动服、色彩明丽的运动服；手提电话不离身……”我因为读了他的散文，去了法国卢贝隆的那那村。谢天谢地，梅那村果然简朴而美丽，游人适度，更重要的是不打彼得·梅尔的招牌，不收取入门费用，而它的慢生活和路边遮阳伞下浓郁的咖啡都没受影响。我想，我们老城镇的新一轮发展之路，应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，好好商议。



“文汇报”微信二维码

毛尖

看电视

电影史中的好猪

小猪佩奇把猪年提前了一个月，本土的猪八戒可能得拼搏春晚了。不过，在所有的生物中，猪肯定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帝。猪智商高，形象低，特别匹配戏剧要求，影像中的猪因此数不胜数，粗略地说，大约可以区分出两种猪：一种骇猪，一种暖猪。

骇猪常常乘有比人还高级的灵魂，构成了猪的内面。比利时电影《一个人和他的猪》(1974) 全片无对白，孤僻的男人和硕大的母猪，生理层面，严重挑战观众底线，直到最后挑战猪的底线，如果悲善有一个等级，这部电影中的猪属于顶级痛苦猪。接着各次级痛苦猪，基本都是丹麦著名短片《猪命》(2009) 的程度不同演绎，越聪明越痛苦，小猪惊骇于长大被宰割的命运，夺命逃进宠物店，使出浑身才艺希望找到一个主人，《猪命》结尾，终于有一个老妇人抱起它。如果你这时候离开，它就是部红剧，但演职表出来，我们看到小猪已经被盛在盘子里，一抹鲜血打在片名上，Pig Me!

电影中的猪命，揭示的都是人命，日本人最擅猪题材，美貌的妻夫木聪在《小猪教室》(2008) 中扮演一个小学老师，他出场抱着一只小猪，对学生说：“来，让我们一起养小猪，等它大了就吃掉它。”电影有点刻意哲学，但是这只叫小P的猪暗暗回应了今村昌彦在《猪与军舰》(1961) 中所展开的“猪和日本人”问题。日本人战后反思自己，经常自称猪，妻夫木聪的小猪逃得了猪命吗？类似的，奇骏骑的《红猪》(1992) 也提示了“杀戮和猪”，不过，在浪漫的画风中，变成赏金猎人的红猪侠，只是惊骇盗匪，对于观众，他就是地道暖男，银幕上他上下纵横，

“不能飞的猪，就只是猪”，而且他还那么风流，“世界不景气，没事，女人很不错。”插一句，《红猪》里的盗匪，实在是最高治愈的盗匪，简直让人渴望成为他们的人质。

《红猪》属于暖猪一级，毕竟他身上留有前世的骇猪记忆，而《夏洛的网》中的小猪韦伯，这个春天出生的萌小猪，因为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冬季，对死亡的体认，就呆萌很多，夏洛结网救他，拯救了韦伯也拯救了整个世界，银幕上夏洛对韦伯说，“我喜欢你”，真是春风化雪。但全世界猪猪肉肉，最暖心的还是麦兜。香港制造的麦兜是顶级暖猪，“这个世界再坏也总有让人开怀的时候”，尤其令人激赏的是麦兜理想：“我的志愿是做一名校长，收集了学生的学费之后就去吃火锅，今天吃麻辣火锅，明天吃猪骨头火锅，后天吃酸菜鱼火锅。”这才是猪该拥抱的生活，生能好好生，死能好好死，最终像德国电影《艾玛的幸运》(2006) 中的猪那样，在最好的姑娘艾玛的怀里，奔赴自己的使命。

仔细想想，无论是骇猪还是暖猪，电影史中的好猪，都是脱离了高级趣味的猪，这个，是猪的终极美学，用麦兜的话说，难过了就去睡觉，伤心还好，伤胃就不好了。新年了，祝愿所有的猪都能找到下面的吃货自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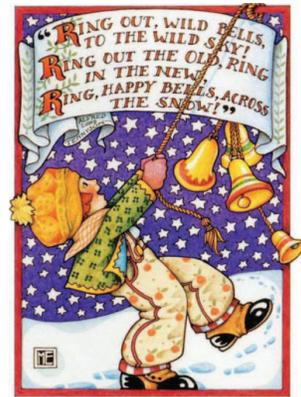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农民，天天喂猪吃泔水，被动物保护协会罚了一万。农民改喂猪吃雪莲，被食物保护协会罚了一万。有一天上面来视察，问农民喂了什么猪吃。农民说：我也不知道该喂什么，现在每天给它一百块钱，让它自己出去吃。

叶扬

名著与画

丁尼生的《辞旧迎新钟长鸣》

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名诗《辞旧迎新钟长鸣》，历来被视为庆祝新年之作，还被谱成许多不同的音乐版本。其实此诗原为诗人追悼亡友的作品，《纪念》中第106个篇章，本无标题；有的英诗选本在收入时用其首行，题作《长鸣吧，狂野的钟声》。上面用的这个标题，是我根据诗的内容杜撰。1833年，丁尼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同窗、密友阿瑟·亨利·哈因因病不治，得年仅廿二岁。十六年后，丁尼生写成这部题为《纪念阿·亨·哈》、简称《纪念》的作品，纪念原来又作《灵魂的历程》，连序诗和尾声在内，一共一百卅三个篇章，合在一起，情感起伏波动，如潮水升降起落，可被视作一首长诗，分开来，又都可独立成篇，就体例而言，是一种“系列诗”(sequence poetry)。顺便提及，阮嗣宗(籍)《咏怀》八十二首，也可以算得这种可分可合的系列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首创。丁尼生此诗在1850年甫一发表就广受欢迎，也就在这一年，华兹华斯逝世，丁尼生受英国王室册封，继任桂冠诗人，与这部作品想来也不无关系。据说维多利亚女王特别喜爱此诗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，女王常常吟读，从中得到慰藉。



近代英国诗人中，丁尼生对于音律最为精细，功力甚至在他的前辈诗人拜伦之上。《纪念》全用抑扬格四音步四行诗体，押 ABBA 尾韵，整部诗作基调低沉悲伤，但是比较接近全诗结尾的《辞旧迎新》这一篇章，情调倒是转向高昂激昂。此诗八个小节，一共三十二行，多用普通的单音节、双音节词汇，诗行间和尾韵部分多用长元音，读来铿锵抑扬，非常悦耳动听。如今人们在辞旧迎新时吟诵或是咏唱此诗，大多并不知道，也不会想到丁尼生创作此诗的背景。

美国女画家恩格布赖特(Mary Engelbreit)1952年出生于圣路易城。她自己说小时候近视，生活在朦胧之中，小学二年级配了眼镜，忽然把周围的世界看得一清二楚，觉得美妙之极，就此喜欢上了绘画。她起先在当地一家广告公司任职，一度想做儿童读物插图，曾去纽约闯荡，未能得到赏识，后来她听从了一位行家的建议，从事贺卡的制作，走上成功之路，成为家乡的名人。这里的这幅画，完全是贺卡风格，正上方从丁尼生的诗里选用了三行，下面用小字署上诗人的名字，左下方有自己姓名的缩写 ME，倒像是中国人的图章。满天繁星的背景，雪地上弯脚印，衣着漂亮的小女孩仰面朝天，欢笑着扯动铃铛，整个画面的气氛相当活跃，欢快。

陆蓉容

望野眼

山中

寒窗附近两座荒疏落寞的土包，忽然成为公园，可以拾级而登。某日下午晴和，遂提着两块豆腐，一盒酒酿，聊当双柑斗酒，携眷入山。

立春以前，鹧声或是没有的，人声倒此起彼伏。山极低矮，就不必都是台阶。小朋友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，在缓坡上切磋技术。飞机、轿车、拖拉机、塑料制成，人力驱动，同场竞技，各不相让。有更小一点儿的，只能在家长指导下观看，坐在推车里，坚定地支住了头。

太吵了，赶紧折向山深处。风物一变，桉树叶落满石阶，青苔上返影斑斑，“闲人如吾两人者，竟都不来。原有座席，如坐碑。虽没几个年头，却已不存。几只鸟在远处高枝上聊天，话不投机，半天丢下一句。有尊极小的石狮子，一只眼睛被人凿坏，满脸苦笑，徒劳地晒着太阳。

这山由此才像座好山了。地上有红果，于是看见高枝上，绿叶下，斜照

里串珊瑚珠。拐角处一棵大香樟，被路生生拦住，姿态斜斜，枝干大张，像要扑下来与人拥抱。因为山低，坡上还有茶田。整整齐齐的绿脑袋底下，茶树花零星星开着，乖巧而瑟缩。

我们决定向山顶去。“家里能看见山，山上也能看见家吧？”如此说坡上切磋技术。飞机、轿车、拖拉机、塑料制成，人力驱动，同场竞技，各不相让。有更小一点儿的，只能在家长指导下观看，坐在推车里，坚定地支住了头。

看完景色折返，倒遇见一处平台。疾走几步，想过去坐下，长椅上先已有两个背影。凑近看时，是一位满脸棕褐色的老爷爷，带着同色系的贵宾犬。都面向城市端正坐着，仔细欣赏，不交一言。空气中仿佛有一丁点儿愉快的气氛，一只眼睛被人凿坏，满脸苦笑，徒劳地晒着太阳。

陈子善

不日记

刘以鬯的“娱人小说”



1月2日 多云。刘以鬯是香港极少数二的小说家，所著《酒徒》《对倒》等长篇和《寺内》《打错了》等短篇，早已名垂香港文学史册。但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些都属探索性的“娱己小说”。他还写过许多与相对的“娱人小说”。也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娱人小说”就是为了换取稿费不得不走通俗路线，将别人的“要求”、“看法”和“喜恶”当作自己的“要求”、“看法”和“喜恶”。1950—60年代，刘以鬯曾“日写万字‘娱人小说’”(刘以鬯：《我怎样学习写小说》)。

然而，刘以鬯这些数量相当可观的“娱人小说”，一直未引起应有的关注、整理和探讨。不久前，许定铭先生提出“像刘以鬯这么优秀的香港小说作家，是应该出版《刘以鬯全集》的。虽然香港作家好像从未见过有全集出现，但，刘以鬯先生应该是第一位！”“全集”追求“全”，刘以鬯的“娱人小说”应在《全集》中占一席之地也就理所当然，正如许先生接着所指出的：“尤其一向不被重视的‘三毫子小说’，都应该是《刘以鬯全集》的一部分，因为名家笔下的‘三毫子小说’，也是很有分量的。”(许定铭：《关于刘以鬯全集的建议》)

迈克

半上流

满街都是公主

早前去奥赛美术馆看雷诺瓦父子展，大画家爸爸和大导演儿子破天荒共聚一堂，后来发现第五区横巷二轮戏院举办小型回顾展，排在下午的《绮莲娜和男人们》印象模糊，卡士除了英格丽褒曼和米路花拉，还有享誉歌坛的银幕稀客茉莉叶葛高客串，连沈沐浴更衣赶去朝圣。散场后上网查资料，原来此片当年在香港公映片名译《多情公主》，女主角同年还凭《真假公主》再度成为奥斯卡影后哩——戏里众人听闻美女乃来自东欧的金枝玉叶，不禁肃然起敬，她耸耸肩解释，“波兰满街都是公主，你们别大惊小怪”，果然所言非虚。

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有个萨黑蕙妮公主，初见面白流苏就直觉她有潜质成为情敌，善于鉴别辨色的花花公子范柳原不慌不忙缓和气氛：“她在外面招摇，说是克力希纳柯姆帕王公的亲孙女，只因王妃失宠，赐了死，她也就被放逐了，一直流浪着，不能回国。其实，不能回国倒是真的，其余的，可没有人能够证实。”贵族的金漆招牌，的确容易令人产生

自卑。

我不觉得褒曼特别漂亮，更谈不上风骚性感，第一次看她演的，已经是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的婆婆，先人为主印象抹也抹不掉。她那种珠圆玉润在小青年眼中无甚可取，甚至在罗塞里尼镜头下，也缺乏导演捕捉热女星明星时猎物自然流露的妩媚，连攀爬活火山那么荡气回肠的场面，都端庄如张继青老师演绎杜丽娘。所以迟了大半世纪看《多情公主》，简直眼前一亮，不但眉梢眼角的风情前所未有，难贵贵族为五斗米折腰，训练有素的腰骨仍然挺直，这才是真本座。

开场不久微服出巡的她加入街上争睹国庆游行人潮，完全不惧周围潜伏的烟汉，阳伞随便交给张三李四，帽子慷慨抛上音乐台，长手套不见了，一只，狼狈之中居然不失美艳及贵气。和较为登样的男子撞个满怀，马上投进他的臂弯跳起舞来，我脑海浮起李香兰唱的《歌舞今宵》，大言不惭“我找刺激，我想放荡”，却仍然干净清丽，气质之物，便是这般的可理喻不可言传。

笔会

茶座



顾铮

非专业眼光

宋一痕的明快摄影

出生于昆明的宋一痕(1910—1967)在1926年加入共青团，并于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。在1928年脱党后，他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。在张学良领导的武昌行营工作期间，他因涉向中共提供情报而行动受到管制。抗战军兴，他于1937年在汉口创办了《战斗画报》，大力宣传中国抗日，鼓舞斗志。他编发的“八路军抗战特辑”，是最早报道八路军抗战活动的画报专辑之一，但也招致《战斗画报》被查封。1938年，他追随卢汉投身抗日战争，参加过台儿庄战役。在解放战争中，他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，为策反卢汉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作为一个活跃的摄影爱好者，宋一痕曾经在当时的摄影杂志(如《飞鹰》《华昌摄影月刊》等)发表许多作品，并且曾在武汉举办过展品多达99幅的摄影个展。与他复杂的经历不同，他的摄影往往具明快乐观的气息，这幅发表于当时《飞鹰》杂志的《青崖独坐》便是一例。